

&gt; 书评

飞翔于文学的广袤天空  
——读史铁生《自由的夜行》

□ 张勇 文/图

文学完完全全就是个人化的思想、意识、行为、语气和声调,对外在于自己的“他者”来说,是个体化的艺术行为,是艺术塑造的个体化、心灵化呈现方式,是个人生活与心理的外化,这样呈现出来的语言、文字乃至才情风格才是独具魅力的,充满了神韵和格调,通体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史铁生是我最为崇拜的一位作家,不仅因为其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,更因为其善于在苦难中升华出灵魂拷问和心灵思索,这深深地激发出了读者的共鸣、共情乃至对生命、宇宙、宗教、生活与哲学等终极意义的探究和追问。精神融入文字中间、人生之中,选择文学的表达而不是哲学的阐释,从而就具有了形而上之中的本源意义,使其文学创作达到一定程度的浑融境界,在审美境界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超越。

由此,现实的世界让渡于文学的世界,文学的世界才被创造出来,文学的意义才被凸显,文学的价值才能被广泛地认同,并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或正解或误解,呈现出多元化的深刻内涵与意蕴。这些或多或少都强化了作家的文体和创造意识,这才是文学最为本质的力量,也才是文学璀璨而炫目的光彩之所在。

这是史铁生《自由的夜行》给我的启发,更是读者出版社在新的一年里奉献



给所有热爱生命者最好的礼物。这是一本作品综合集,既有小说、散文,也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诗歌,还有随笔、杂感之类,作家史铁生由己及人、由近及远、由具体到抽象、由生命到宇宙等等,我们随着史铁生的诗意的探究深入文本、生活、人生乃至宇宙天地之间,在“自由的夜行”中获得冥冥之中某种思想的启迪,它们化作激励自我前行的动力与信心。

读《自由的夜行》,让我联想到沈从文《情绪的体操》——“我文章并无何等

‘哲学’,不过是一堆‘习作’,一种‘情绪的体操’罢了。是的,这可说是一种‘体操’,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。一种使情感‘凝聚成为渊潭,平铺成为湖泊’的体操,一种‘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,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’的体操。”《我与地坛》就是这样的作品,是个人的亦是集体的,是文体的实验,更是文学的精神,自由地抒写情感,自由地穿行于白天与黑夜,自由地思考前世今生,既有了宗教和哲学意义上的追问,更是一种天马行空般的“情绪的体操”。

这种“情绪的体操”,类似于宗白华“美学的散步”,娓娓道来,深刻而隽永,出入于具象与抽象,往返于精神原乡,说远实近,说实然虚,是一种境界,是一种禅意,言近旨远,不可虚妄归一。记得昆德拉把小说分为三类:叙事的小説、描绘的小説和思索的小説。在他看来,思索的小説这一概念所显示的是小说合并哲学的可能性。《秋天的怀念》《我的丁一之旅》《扶轮问路》《病隙碎笔》《命若琴弦》等一些文本,是对存在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与追问的呈现过程,这更从本质上接近史铁生文学的精神。“文学不死”就是史铁生对我们的警示,是至今仍回荡在其文字之中的天籁之音,等待我们的参悟回味。

从此意义上来说,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份“自由的夜行”。

&gt; 闲话

## 时光深处的惊蛰

□ 刘大礼

我生在北方,每年都要面对四五个月的寒冷时光。尤其是小时候的冬天,感觉比现在要冷很多。一来那时条件艰苦,没有空调、暖气、电暖风等现代化的取暖设施,也没有羽绒服、保暖内衣等性能较好的穿戴用品。在屋内只能靠煤火炉子采暖,户外全凭棉衣棉鞋棉手套保暖。那种冷,让人从内心发出恐惧,因而巴不得温暖的春天早日到来!

内心里盼望着春天,于是不时追问父亲啥时候才能开春。父亲说,过完年、打了春就到春天了。可眼看年过完了,春也打过了,非但不见春天的影子,天居然还在下雪,大坑里的冰也没有一点要化的意思,我不免对父亲的话产生怀疑,又去追问母亲。母亲用手指了指院里的杏树说,等那棵杏树开花就到春天了……终于有一天,天空飘下几滴细雨之后,院里的杏树兀然冒出了花骨朵。我高兴得大呼:“杏花开了,春天来了!”

既然春天来了,地里的野菜总该露头了吧?那会儿我养着几只小兔,它们吃了一个冬天的干草枯叶,一个个瘦骨嶙峋,应该像我一样渴望草长莺飞、柳绿花红的春天,盼望着主人给它们采回新鲜的野菜。可我带着刀子和筐到地里转悠半天,远远望去绿意朦胧的田

野,却寻不到几棵野菜尖尖。我期待的春天呢?她不是已经到来了吗?

眼见杏花残、桃花开,隐隐春雷,随风而来。父亲撕下一页日历,说了声“惊蛰了!”我不明就里,一脸疑惑地问:“什么是惊蛰?惊蛰了怎么了?”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,中国人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,惊蛰是其中的一个,排在第三位,在每年的3月5日或6日。一些小动物到入冬的时候会藏在土中,蛰伏起来不吃不喝,叫“入蛰”;到惊蛰时节,天上的春雷把它们惊醒,开始从地下钻出来,开始活动了,也意味着真正的春天到来了。

果然,我再到地里去挖野菜,不光发现那些野菜渐渐变大,找起来更容易了,而且看到地上蜘蛛在爬,“蝎虎柳子”乱窜,屎壳郎滚起了圆圆的粪团,小蜜蜂在花枝间飞来飞去,还有一些不知名儿的飞虫,在空中起舞。“一声霹雳醒蛇虫,几阵潇潇染紫红”。它们如戏里的角儿们,纷纷亮相,预示着春的大戏隆重开场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。此时,走在家乡的田野上,空气明显温和起来,不知不觉中,脚上的棉鞋就换成了单的,厚重的棉袄棉裤也被扔在了炕头。村边的柳树长出鹅黄的嫩芽,

细细的枝条随风摇摆,像二八少女婀娜的腰身。折一段柳枝,做一支柳笛,便奏响了春的圆舞曲。河沟里的胶泥化透了,像发好了的面。我和小伙伴们去那里玩泥巴,挖出大大的一坨,在大青砖上反复地摔,摔得透透的,捏小鸡小鸭小兔子,做花鸟虫鱼的泥模子。还会捏成小人儿,折一根柳条抽打它,叫作“打小人”,据说这样会驱赶走身上的霉运。

此时的原野,虽算不上风韵撩人,但毕竟是“无边光景一时新”。惊蛰在春天的艳阳里,描绘出一派春心荡漾的景。在和煦的春风里,迎春花恣意绽放,桃花李花渐露芬芳,草色微青,溪水潺潺,蜂蝶纷飞起舞,柳丝婆娑弄姿,“两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……一幅早春的画卷,铺展在天地之间。

惊蛰开启,最高兴的还是父辈们。“九九江南风送暖,融融翠野启春耕”。此时天气已经转暖,雨水渐多,家乡人们也开始忙碌起来。麦苗开始返青生长,春播的作物,也要开始备耕了。父亲拼命地摇起轱辘,灌溉属于他的土地;母亲挥舞着手中的锄头,播种下丰收的热望……在年复一年的惊蛰中,我也开启了一次又一次的奋楫起航。

&gt; 市井

## 二弟也在“拼经济”

□ 马晓炜

开年以来,各行各业都在开足马力“拼经济”,远在故乡省城开水果店的二弟也不例外,每天起早摸黑为了全家的冷暖忙碌着。

由于家境贫寒,二弟早早外出打工了。从饭店洗碗工、切菜工干起,数年间,聪明好学的他已成为掌勺的大师傅。我想二弟每月拿着不菲的薪水,从此将开启享受幸福人生的模式。出乎意料的是,二弟盘了家规模不小的饭店,当了老板,实现从后堂到前台的华丽转身。

二弟秉持“诚信为本、热情待客”的理念,把饭店经营得红红火火。当他信心满满欲扩大规模时,新冠疫情暴发,苦苦支撑近两年后,饭店还是转让了。从人生高光时刻跌入事业的低谷,二弟整天足不出户,长吁短叹。作为最亲的人,我也是爱莫能助,唯有通过微信视频聊天的方式给予安慰,告诉他既然事情发生了,与其驻足不前,倒不如直面现实、等待东山再起,因为生活仍需继续。

不知是我的话触动了二弟,还是他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,他在小区附近盘下两间门面,卖起了水果。二弟不去干熟门熟路的老本行,竟然去做水果生意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于是,我忍不住打电话询问。二弟说:“疫情正多点暴发,餐饮不好做,暂时先卖点水果,等疫情过了再另谋出路。”

没想到二弟卖水果也有一套。疫情之下,针对人们减少外出和聚集的情况,他千方百计在几个小区建立了微信群,不仅第一时间推送货源信息,还对下单满二十元的顾客采取免费送货上门。正是凭着这副热心肠,店里生意人气爆棚。

从去年年底开始,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调整,城市烟火气迅速回归,春节消费势头更是火热强劲。面对突飞猛进的经济势头,二弟也有些坐不住了。前些日子,他向我征求意见,说接下来他也要抢抓机遇“拼”一把,力争把三年疫情期间失去的尽最大努力夺回来。我当然举双手赞成,希望他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,能够梦想成真。

二弟办理了相关经营许可证后,还销售起了烟酒、食品和饮料等,只要顾客有需求,他和弟媳马不停蹄送货上门。不仅如此,平时喜欢抽烟喝酒的他,戒了烟酒不说,还在网上注册了代驾。只要生意不忙,他便乘着万家灯火,护送车主平安抵达。

昔日大腹便便的二弟,如今消瘦了许多,可每次打电话,他都乐呵呵地说:“忙着哩!”我听了打心眼里高兴,知道他正以争分夺秒的状态“拼经济”。